

王朔文集

第一卷：长长的鱼线

空中小姐

浮出海面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人莫予毒

枉然不供

毒手

各执一词

痴人

橡皮人

顽主

玩的就是心跳

三卷：千万别把我当人

永失我爱

给我顶住

无人喝彩

修改后发表

谁比谁傻多少

四卷：我是你爸爸

动物凶猛

过把瘾就死

许爷



1991—1992



华艺出版社

ISBN 7-80039-193-0



9 787800 391934 >

ISBN 7-80039-193-0/I · 582

定价 (全一套) 86.00 元

王朔文集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朔文集.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1

ISBN 7-80039-193-0

I. 王… I. Ⅲ. ①王朔—文集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1941 号

王朔文集

王 朔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编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博诚印刷厂

850×1168 1/32 71.25 印张 1782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一版 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ISBN7-80039-193-0/I·582

定 价: 86.00 元

★★★ 目 录 ★★★

我是你爸爸	(1)
动物凶猛	(248)
过把瘾就死	(333)
你不是一个俗人	(441)
刘慧芳	(505)
许爷	(568)

外“发牢骚”或“对领导提意见”的“政治正确”的“政治正确”……”

马林生又忍不住……

我是你爸爸

马林生对镜子里的自己还算满意。一望可知，镜子里是那种在年龄和经济的

第三章

马林生对镜子里的自己还算满意。一望可知，镜子里是那种在年龄和经济的

马林生离开一地污水充斥着尿臊味儿的厕所，穿过昏暗的堆满牛皮纸包装的书籍的走廊，来到因开着日光灯显得凄惨的书店营业厅。书店里顾客不多，仅有的几个顾客也大都呆呆地近乎茫然地盯着书架上

马林生经过收款台对里面的女同事颇为矜持地点了下头：“我走了，齐老师。”

“慢走。”那位胖胖的中年妇女怔了一下，客气地回答，“……马师傅。”

马林生踱出书店门，由于他拉门的手势过于优雅，出门后又未能及时闪到一旁，装有上好弹簧合页的玻璃门相当有力地迅速弹了回来，门框在他背上近乎粗鲁地一推，他踉跄冲下台阶。

同昏暗、冷清的书店店堂相比，外面的大街既明亮又热闹。这是条除公共电汽车外禁止一切机动车自行车行驶的繁华商业街的街口，人如潮涌，都是下了班来购物的妇女和外埠旅游者以及黄昏到这里来消磨时光的青年人。

马林生穿行而过，目不斜视状颇麻木。他长年累月在这里辛苦工作却不属于这繁华景象中人。他根本没有仅为愉悦在这里挥霍一番的能力，而为了某种目的在这里谨慎开销一次的理由他也丝毫不具备——他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他家附近那些不那么奢华、普通的商店买到。简言之，他没有理由在这里一个人晃荡——如果不是他上下班必经之地的话。

他走上纵贯全城的大街。阳光是那么强烈，由于实行夏令时的缘故，这本该是黄昏夕阳西斜的时刻，到处仍是一片耀眼犹如爆炸时闪现的令人一阵阵眼发黑的炽光。

庞大的公共汽车结队而来，像一列列重载火车。马林生如同插在书架上的书，被紧紧贴挤在两扇脊背之间，透过薄薄的衣衫，他甚至能数清对方身上有多少块骨头脊柱排列是否垂直。如同正月十五的摇元宵，裸露着肢体的人们随着汽车行进的节奏把自己肌肤上分泌出的汗液沾染的尘埃毫无保留地蹭到其他人的肢体上，公共汽车尚未开出一站，全车男女老少已经脏得不分彼此。当人体麝香和屁味儿袭来时，很多无辜的人受到了猜疑，大家只好皱紧眉头捂住鼻子以示清白。

马林生辗转换乘终于在通往他家所在的那条胡同的路口跳下来时，已经不是十小时前那个看上去多少还称得上整洁体面的马林生了，他像小饭馆里使用了多时的一块抹布，散发着各种秽物混合的臭味儿。

马林生几乎是竞走般大步流星地奔回家，似乎迟一步，身上那层脏皮就会结壳成鳞。尽管他小心地沿着墙根儿树荫踱行，甚至因此显得有点鬼鬼祟祟，但这通奔走再次使他出了身大汗。当他进了屋飞快地脱衬衫时，肉皮儿和织物之间都拉出了丝儿像揭膏药一样。

马林生住的这种老式四合院平房没有完善的卫生设施，只在院当间有一个自来水龙头，一个共用水表，谁要用水全院人盯贼似地盯着，因而他不能畅快淋漓地洗，只能端盆水回屋，像个月子里的女人闷窗紧闭擦拭。

马林生在屋里擦得欲罢不能，毛巾所到之处总像犁地似地耕出一卷卷新泥，那具遭了虫害的扁豆似的身子擦得通红仍层出不穷，最后只好扑落，用毛巾鸡毛掸子似的掸，再不敢用力。好不容易拾掇完上半身，重新洗了毛巾，正待细细清理阴部，门哐地一响，儿子冲了进来。情急之下不及呵斥，只得先将无甚余性的屁股转将过去，掉脸再看，儿子已知趣地退出去，并小心翼翼地带上门。马林生受此一惊，已无心其它，草草抹了遍身体的其余部分，蹬上条内外通用裤衩，敞了门，将那盆污水泼出，拎了盆到水龙头前格外仔细地刷洗连带漂洗手巾，一副光明正大的样子。

“马锐，”他严肃地唤儿子，“你也洗洗，洗完再进屋。”

“我不脏。”儿子眼睛看着别处。

“不脏也得洗，刚在外面玩完怎么可能不脏？”马林生加重语气，命令道，“过来！”

马锐低着头，耷拉着双肩，踢踢踏踏慢腾腾走过来。

“还不脏！瞧你这一头一脸土，钻了哪儿灰堆儿了？”
马林生不由分说，把儿子的头塞到水龙头下。倾泻的水柱打在马锐乌蓬蓬的头上，水花四溅，湿了马林生两只手。

“水流进脖子了！”佝偻着身子低着头的马锐嚷。
“把小背心脱了。”
马林生动手剥儿子上衣，马锐赤裸着上身，在凉水的冲刷下搓着胸脯两肋的泥。
“脖子！胳膊窝……”马林生站在一边指点着，回屋拿出块香皂叫马锐往头上、身上打。

“好好洗，别玩水。”
马锐冲完头湿淋淋地弯腰站在一边滴水，马林生拿块大毛巾，像理发馆的师傅似的包住马锐，连头带脸粗手粗脚地一气猛擦，然后把毛巾扔给马锐，“自个儿擦干身上。再把腿和脚冲一下，搓搓脚脖子。”

马锐自个儿转身进了屋。
如果不算那些人工流产弄掉的，马锐就是马林生唯一的亲生儿子。马锐不属于优生，就是说他的孕育是在马林生和他当时的妻子的意料之外的，缘于那次小小纰漏，纯粹是因为他们的心慈手软一拖再拖终成既成事实。他完全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当了这个孩子的爸爸，就像过去被旧军队拉了伏的良民，小时候总觉得给别的小孩当爸爸是顶体面顶光荣占便宜的事，真当了爸爸倒留恋起做儿子的时光了。

马锐膀子上搭着潮乎乎的毛巾，拎着马林生丢在水龙头旁的空脸盆，头发乱糟糟支棱着走进屋，像个微型的澡堂伙计，湿透的凉鞋在地上一步一个水印。

他走到屋角脸盆架旁，把脸盆“啵”一声扔在一摞脸盆上。

“轻点。”坐在藤椅上看报的马林生瞟了一眼马锐，“磕掉瓷了。”

马锐没吭声，踮着脚把毛巾晾在屋里拉的铁丝上，铺摆开。
“毛巾洗了么？擦过头不洗就这么挂上还不馊了？”马林生脸在报纸后面慢悠悠地说。
马锐重又踮起脚，把铁丝上的毛巾拽下来，哗哗的水声在院里再次响起。

沉默地坐在藤椅上看报的马林生鼻子忽然猛地一吸带着浓重的粘稠液体抽动声，一口浓痰结结实实含在嘴里。他放下报纸，鼓着嘴东张西望找吐痰的地方，趿着拖鞋走到门口，掀帘一口啐到外面，一脸欣慰。西晒的阳光从门外射进来，照在他的脸上纤毫毕现。马锐托着洗净的毛巾从外面的阳光中走进来，经过他的身旁，尽管他俩一个逆光一个迎光面部感光不一，但还是可以清楚地辨认出这父子俩相像的地方。他俩同时进了屋，脸一下都阴了下来。整个房间都处于昏暗的、朦朦胧胧的光线之中，人的面部线条也显得模糊，只有那块门帘明亮、透明，飘飘拂拂，图案生动。

院里其他住户开始走动、说话，妇女们陆续出来洗菜、淘米，准备晚饭。水龙头始终开着，哗哗的水声不绝于耳，落进空盆声音清脆，浇在物体上响动闷浊。

马锐在墙上挂着的一面方镜前，仰着头把乱糟糟的头发压压平，走到桌旁对称放置的另一把藤椅边抬屁股坐上去，顺手从桌上拉过一张马林生看完的报纸，打开举起来无声无息地看。

外面的水声时大时小，忽而奔泻如瀑，忽而淅沥如雨。马林生终于按捺不住，放下报纸匆匆出屋，行进中解着裤扣。

马锐一动不动，依然故我，一张报纸完全遮住小脸，两只小手紧紧捏着报纸两边。

“晚饭咱吃什么？”马林生在挂着的毛巾上久久地擦着手，若有所思地问。

“随便。”报纸后面传来马锐的回答。马锐放下报纸，父子二人对视了片刻。马锐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再次明确地答复，“我无所谓，您想吃什么？怎么吃？”马林生移开视线，走向自己的座位，摊手摊脚坐下，腆起肚子，“我也无所谓，怎么都成。”

“那就还吃面条吧。”马锐重新举起报纸看。马锐放下报纸，父子二人对视了片刻。马锐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再次明确地答复，“我无所谓，您想吃什么？怎么吃？”马林生移开视线，走向自己的座位，摊手摊脚坐下，腆起肚子，“我也无所谓，怎么都成。”马锐重新举起报纸看。马锐放下报纸，父子二人对视了片刻。马锐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再次明确地答复，“我无所谓，您想吃什么？怎么吃？”马林生移开视线，走向自己的座位，摊手摊脚坐下，腆起肚子，“我也无所谓，怎么都成。”马锐重新举起报纸看。马锐放下报纸，父子二人对视了片刻。马锐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再次明确地答复，“我无所谓，您想吃什么？怎么吃？”马林生移开视线，走向自己的座位，摊手摊脚坐下，腆起肚子，“我也无所谓，怎么都成。”

父子俩相对而坐吃着简单的晚饭。整个房间响彻着吞吸面条的呼噜声，这响声全来自马林生口中。他大口、毫无顾忌地把成批的面条吸进嘴里，吃得十分尽兴，摇头摆尾边吃还边喀嚓喀嚓咬着大蒜。马锐笔直端正地坐着，用筷子把面条缠成卷放入口中，像个女孩子似的小白嚼着，每当父亲发出咆哮之声便投去一瞥。他似乎在示范着面条的正确吃法。

马林生察觉到儿子的目光，略微收敛了点，一会儿北京又情不自禁了。

“几点了？”马林生脸红脖子粗地趴在碗上，瞪着一双大眼口齿不清地问。被他含在嘴里的一排面条像京剧老生的髯口悬挂至

碗里。

马锐回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回答：“七点过五分。”

“快开电视，看新闻。”马林生嚷，端起碗，面向电视坐正。

马锐开了电视，又回到桌旁坐好，继续低头吃面，只是不时看一眼荧光屏。

电视里不断出现工业增产农业丰收市场供应充足的画面，接着是不同行业的干部们在开会衣冠楚楚的国家领导人笑咪咪地会见肤色各异的外国要人，大亨什么的。

“这个地方我‘四清’的时候去过，穷！就是出枣。过去遇上荒年，老百姓没吃的，都去打枣——嘴，现在也丰收了……”

“这不是那什么嘛？过去是醋厂，现在怎么改酒厂了？噢，大概是原料产地作物改了，因陋就简……”

马林生边吃边评论，介绍着背景，不时指着出现在画面里的某个有身份的先生郑重地对儿子说：

“这人到我们书店买过书，非常有学问非常和气，他买的很多书还是我给他推荐的……”

“这个人你该有印象吧？你们学的课文里有一篇就是他小时候写的《春到汾河》。这位老兄的文笔我可不敢恭维，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是小时候那样，书倒一本本出，眼下我们只好把他的书放在儿童读物柜台出售了，我是搞书的我可知道他……”

谈笑风生间，马林生已吃完了面条，碗筷放在一边，仍津津有味地盯着电视屏幕自言自语、评头论足。

“又是他，又是他，怎么越长越像熊猫啊……”

他扭头看了眼儿子：“吃完了？吃完快去把碗刷了，咱们各刷各的碗。”

马锐坐着不动：“我等等。”

“还等什么？我早说过，各人的碗各人刷，你该学着料理自己的生活了。”

“我想看看这电视里有没有你不认识，没去过的地方。”

马林生嘴绌了一下，瞧了一眼儿子，不吭声了。呆呆地看了会儿电视，别脸嘟囔道：“没劲——快国际新闻吧。”

马锐拿着自己的碗筷出去了。桌前又剩下了我独自

马锐洗完碗回来，电视里已经开始播放卫星传送的国际新闻。画面上不断出现在海里游弋的军舰、空中呼啸飞行的战斗机、扬着炮口在沙漠中行驶的坦克装甲车辆以及穿着迷彩作战服的美国大兵。电视播音员正在报告海湾局势的最新发展。马林生爸爸却叫住儿子：“您说美国和伊拉克能打起来么？”马锐问他爸。

“难说。”马林生皱着眉头盯着电视，认真地思索。目前局势复杂，我一下还不好妄下判断。

“您希望他们打起来么？”马林生问。马林生爸爸却摇摇头说：“打仗总不是好事，不管什么原因。战端一启，万死千伤，外国人也是人啊……”

马林生却说：“我倒希望他们打起来。”马锐说。

“为什么？”马林生奇怪地看儿子。“……电视好看了。”马锐说，“每天起码半小时战况报道吧？都是真枪真炮最现代化的战斗——多带劲！”

马林生想了想，点头道：“那倒也是，有的说矛——你觉得美国能打赢么？”他征询儿子的意见。马林生说：“最好别像打巴拿马似的，一锤就砸烂了。让伊拉克也打几个胜仗，打仗有胜有负才好看。”

“没错。”马林生不自觉地赞同儿子的意见，“一边倒没意思，比赛要精彩必须两个队水平差不多。”

父子俩热烈地讨论起美伊双方的军力孰优孰劣，一旦交火可能出现的战局。讨论到后来又变成互相感慨。

马林生叹道：“要说如今的世界，还真得有几个美国这样的，以天下为己任，世界上哪个旮旯出点事都跟自己家着火一样着急。

一百多个国家呢，那就跟一百多个孩子一样，时时刻刻总得有几个调皮捣蛋闯祸的……”

“对，得有个美国这种自告奋勇拿自己当全世界人民亲爹要求的。”马锐一本正经，侃侃而谈，“不过这爹现在透着老了，碰上伊拉克这种身强力壮的大儿子也有点打不动，得招呼老哥几个都搭把手……”

“我说你小小年纪怎么对国际上的事这么清楚——风云变幻？”马林生听着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儿，冷丁轧住话头，“这些事你搞那么清楚干吗？”

“关心呗，同学之间没事也议论。”马锐被扫了兴，懒洋洋地说。

马林生打量着儿子：“我在你这岁数可说不出你这些话，早熟了点吧？”

马锐瞟他爸一眼，眼中似含歉意。

“今儿作业做了么？”马林生严肃起来，坐直身子，人似乎高了一截。

“没有。”马锐说。他看着马林生把眼睛完全瞪圆，才接下去补充，“老师没留。”

“可能么？”马林生冷笑。

马锐耸耸肩。

“少来这副怪样子！”马林生断喝，“哪学的这套！你知道我平生最恨的一种品质是什么吗？”

“撒谎。”马锐坦然回答。

“没错！”马林生失去控制地尖叫。

“你还没弄清我是不是撒了谎。”

马林生狠狠瞪着儿子，用那种自以为重似千斤的目光。马锐纯粹是出于不想惹他，避开他的视线。

马林生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保持着自己咄咄逼人的姿态，久

而久之，他真相信自己的目光起到了威慑的作用。

“你可以去问我们李老师——查证。”马锐实在不忍再看他爸这副自个儿唬自个儿的样子，提醒道。

“你以为我不会去么？”

天黑后，马林生回来了，全然没有捏住了别人短处的那种得意，只是更加威严更加庄重就像一个不抱偏见、公允的法官步入法庭。

马锐也没有一丝得意的神情，尽力使自己在昏黄的灯下显得无辜、弱小。

“你没说谎，我已经找你们老师问过了。”马林生说，带着一种为自己勇于承认事实而骄傲的表情。

“我要真想骗您，就不会找这个借口了。”马锐可怜巴巴地说，话里透着委屈，他想给父亲一点安慰。

“我相信你，应该诚实。”马林生带着肯定、赞许的语气说——但没有一丝歉意，“不过，虽然老师没留作业，但自己也不能放松要求，要珍惜时间……”

“是是。”马锐使劲点头，热烈、恭顺地望着父亲的眼睛。

“这样吧，”马林生以父辈特有的和蔼、慈祥的语气说，“你把昨天的家庭作业再做一遍。”

“有这必要么？”马锐一下火了，所有的企盼、侥幸刹那间便都破灭了。他做尽姿态，仍没能哪怕一次改变其父的习惯所为，“做过的作业再做一遍能起什么作用？”

“巩固一下学到的知识，有什么不好？”马林生此时倒显得轻松了，慢条斯理地说，颇带几分调侃，“学过的知识真掌握了么？就能一辈子不忘？”

“谁能学过什么都一辈子不忘？有什么必要非一辈子不忘？你小时候学过的东西到现在都一点没忘？”

“所以我希望你比我强么。”马林生笑着说。

“想做到这点根本不用这么费劲。”马锐气得把脸扭到一边，“照这么着，不但比不了您强，反倒可能跟您一样了。”

“你还自视颇高嘛。”马林生的笑变为冷笑。

“我利用这时间学些新知识不好么？”马锐央求。

“你杂七杂八的知识已经学得不少了——净些没用的！”马林生板起脸，“你不要再争了，争也没用，照我说的去做，否则，只怕你哭一场后还得做——你最好认清形势。”

马锐愤怒地看着父亲，马林生像块风吹雨打岿然不动的礁石，眼睛眨也不眨一下。马锐服从了，眼中含着屈辱去拿书包。

“不要去里屋，就在外屋桌上做。”马林生冷冰冰的声音传来。

马锐拎着沉重的书包坐到桌旁，从里面掏课本和作业本以及铅笔盒。他眼中已没了愤慨，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微笑。

他坐好，摊开课本和作业本正待写算，冷丁抬头一脸微笑地问马林生：

“您特满足是么？”

“少废话！”马林生勃然大怒。

马林生侧身倚在圈手藤椅上沉思着抽着烟。台灯罩低垂着，在

桌面投射出一个明亮的带清晰周长的光圈。光圈里铺着一本干干净净一个字也没有的稿纸，旁边放着笔、胶水、剪子和小字典。这台灯投射出的光圈是整个外屋的惟一光源。屋顶灯已经熄了，马锐也早做完了作业，此刻正躺在里屋的大床上看书，从敞着的门只能看到他一侧身子和一只朝上斜伸着的光脚丫子。里屋泄出来的光把门的轮廓投影在外屋黑魆魆的地上。月光笼罩着玻璃窗，使玻璃发出冰块一般凛冽的光泽。

马林生就坐在这半明半暗之中慢吞吞吸烟，灰白的烟雾在脸旁云一样萦绕，不时使他月亮般地被遮住一部分俄而云开月出，他